



记忆的微风

梅墨生／著

MEIMOSHENG

中国海南出版社



记忆的微风

梅墨生 著

中国海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忆的微风/梅墨生著. —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
2005.4
ISBN 7-80165-296-7
I. 记... II. 梅...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0235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选题策划:高峰 单颖

责任编辑:高峰 单颖

助理责编:冯雪松

责任印制:赵建文

封面设计:龙龙书装

记忆的微风

JI YI DE WEI FENG

梅墨生 著

中国海关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 14 号建达大厦 9 层 100013)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mm × 1230mm 1/32 印张:6.625

字数:135 千字

ISBN 7-80165-296-7 定价:23.00 元

海关版图书,印装有错误可随时退换

图编室电话:(010)85271538

发行部电话:(010)85271610

目录

CONTENTS



上篇 记忆的微风

1

- | | |
|----------------|----|
| 1. 祖父母 | 3 |
| 2. 雪天的怀念 | 8 |
| 3. 小鸽子奶瓶 | 12 |
| 4. 四爷 | 15 |
| 5. 棋迷 | 19 |
| 6. 龙山、蟒山与棒锤山 | 23 |
| 7. 刘庚堂老人 | 27 |
| 8. 姓名的闲话 | 33 |
| 9. 红了大枣，绿了核桃 | 38 |
| 10. 诗人魏老头 | 43 |
| 11. 动脑筋爷爷 | 46 |
| 12. 三里河 | 47 |
| 13. 访王蒙 | 49 |
| 14. “招小工” | 52 |
| 15. 听琴遐思 | 54 |
| 16. 面对“真实” | 56 |
| 17. 敦煌漫忆 | 59 |
| 18. 小熊猫兔 | 61 |
| 19. 白兔的故事 | 65 |
| 20. 致杨中良函 | 68 |
| 21. 庸人自扰一日 | 70 |
| 22. 双友图 | 72 |
| 23. 松山纪行 | 73 |
| 24. 画溪水 | 75 |
| 25. 诸师散记 | 76 |
| 26. “仰之弥高俯之弥深” | 80 |
| 27. 忆可染先生 | 86 |
| 28. 求学苦乐 | 89 |
| 29. 春日漫笔 | 9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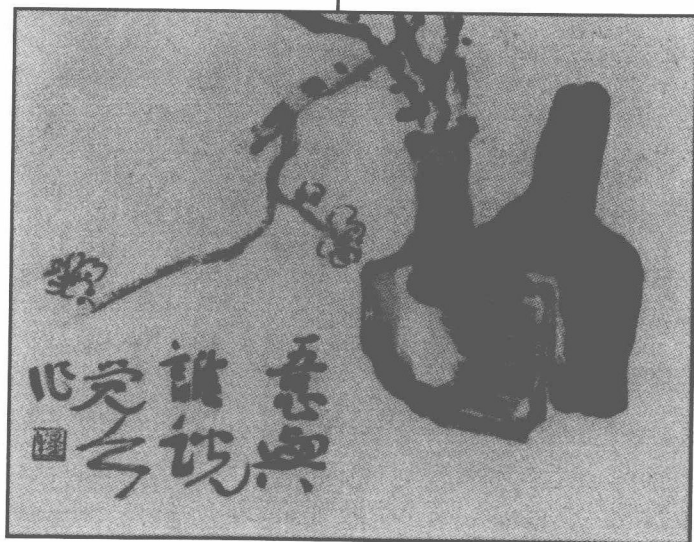
30. 画瓜小记	95
31. 画柿遐想	97
32. 瓶梅	99
33. 碑与帖	101
34. 书体好恶	106
35. 关注理论	107
36. 独行与自运	111
37. 《梅墨生书法集》自序	112
38. 书写的横与竖	115
39. 我的画	117
40. 创作手记	121
41. 禅艺散论	125
42. 两“性”	132
43. 人·作品·文化	134
44. 先锋书法	136
45. 从七届国展所想到的	138
46. 呼唤学术良知与学人风骨	140
47. 线画妙在“流”与“留”	143
48. 要有深度的批评	144
49. 《精神的逍遥》后记	148
50. 流动的风景	150
51. 读《印公遗墨》有感	154
52. 现实中的另一种放旷	157
53. 给牛尽的一封信	160
54. 忧郁的世界	163
55. 姜一涵著《书道美学随缘谈》二集序	167
56. 宋唯原(筱明)扫描	173
57. 明诠我看	177
58. 心事浩茫——观程大利西部山水画	180
59. 简的意	184
60. 荷父的苍茫扇画	185
61. 李苦禅的《荷塘翠鸟图卷》及其他	189
62. 自说自画	194
63. 中国画还得姓“中”	198

上篇



记忆的微风

Ji yi • Weifeng





1. 祖父母



祖母与孙子

如果确实存在着西方极乐的世界，敬爱的祖母应该是早在整整一个月前就到了那里，老人家也该坐在了那车盖大的莲花上了，不再享受人间的苦乐，不再堕入于轮回的世界，得到一种永恒的解脱。

祖母的一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善良的中国妇女的一生。善良和勤劳，没有知识和极为爱好清洁几乎伴随了她的一生。一个月前的今天，也就是农历癸酉年的二月初一凌晨，老人在睡梦中安然故去了。老人家走得那么平静，平静得没有惊动任何一个子孙。古人说：“寿终正寝”，老人正是如此。临行前，她的一切一切都安之如故，老人确实是永远地睡去了——或者是永远地睡醒了人间这场大梦。邻居们都说，老太太是修来的



福，没遭罪就平平安安地走了。为这一点，作为孙子的我该是无比慰藉的。但也好像存有一点遗憾，老人家连一句话也没有来得及说啊。可是哀痛稍稍平缓后，转念一想或许是老人家本来也没有什么话想再留下了。她是带着内心的快慰永远离开她的儿孙们的。

祖母生有六子四女，有三个早夭，活下的有五子二女。记得祖父、祖母健在的时候，有人就曾对他们说，你们老俩口好福气，“五子登科”，好吉利呢。轮到我们孙辈，两位老人加起来有十个孙子，三个孙女，真所谓儿孙满堂了。不但活到九十高龄的祖母看到了重孙子、重孙女和重外孙，就是十八年前去世的祖父在生前也是看到了四世同堂的。

我一直对祖父的过早离世而伤怀。然而实际上，说是过早，并不准确，因为祖父也活到了古稀之年。但对于我这个曾经饱受祖父慈爱的孙子来说，却总是觉得祖父走得早了些。老人家没能看到他这个最疼爱的孙子长大成人的一天，没看到他这个孙子成家立业的一天，没能看到他这个起小就有点怪的孙子的“出息”——好歹一步一步在外地也混出了个人样来。记得我小的时候，虽说是生长在父母身边，但实际上多半时光是跟随在祖父母的前后。那时，我有个绰号叫“小磨”——跟我的乳名小墨相谐音，因为我爱问这问那，没完没了。而问的最多的自然是祖父，有时老人答不上来，只好说：“你这个孩子，真是的！长大了你就知道了。”在我的记忆里，爷爷好像从没打过我一巴掌（后来从父亲口中知道，父辈们也是没挨过祖父打的）。祖父的口头禅就是“真是的”。多年来，对“真是的”这个声音的记忆，就像对祖父那慈祥的方方大大的稍长的面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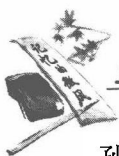


记忆一样，异常清晰而难忘。爷爷有一个伟岸而略瘦长的身躯。奶奶却显得瘦小多了。两位老人家一旦有什么不快，多数时候祖父是不发火，不出声的，都是祖母在那里唠叨着。好像那时我非常喜欢祖父。

七十年代中期我高中毕业的前一年的冬天，记得是腊月，祖父走了。像一个月前祖母走时一样，祖父也是在睡梦中告别人世的。自祖父故去，好像日子过得快，不知不觉我已长大成年了，不几年又上学在外离开了家乡。在十几年的时光中，每次回家都要先去看望祖母，而每次看望祖母我的内心里都在想着，这不仅是孝敬了祖母，也等于是孝敬了祖父。

渐渐地，我发觉祖母是和祖父一样可爱的老人。而每次见到老人家微笑着坐在火炕上，向久别的孙子唠叨着她的耳聋，唠叨着她的便秘，唠叨着她的对于这个或那个儿孙的惦挂，唠叨着她的逐渐衰老，唠叨着她对于自己倘若有一天炕上吃或炕上拉给儿孙们带来的麻烦时的那种老孩童一样的神态，我都忍不住要笑出来，那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快慰的笑”。我自然要安慰一番老人家不要担心，如有那一天儿孙们都会照顾您的。记得老人健在时，常说：“你爷爷自己享福去了，把我自己留在这‘受罪’。”

然而，事实上，祖母活得很好。儿子、媳妇、孙子、孙媳、大家族里的每个成员都为自己的老太太而骄傲。那么老人家为什么说“受罪”？这是最令儿孙辈们不安的。因为老人一生太怕连累别人了，哪怕是自己一把屎一把尿在贫困的生活中拉扯大的儿子们。是这一念头，久久萦绕在老人晚年的岁月里。实际上，到老人安然故去那一刻止，她从来也没拖累过任何儿



孙们，甚至也没给晚辈们增添过一点额外的麻烦。其实，就是一些额外的麻烦，老人也不像有些耄耋老人那样。这固然与老人有健康的身体有关，一生的勤劳不息赋予了祖母一个较好的体质，一生的爱清洁、讲卫生的习惯和她家族的长寿遗传因素，似乎都为老人的健康长寿做了铺垫。在我的记忆里，老人除了在冬季偶犯些气管炎之类的病外，最大的病就是老年性耳聋了。每当向儿孙们诉说到耳聋的痛苦时，她总是说，那声音有时像刮风，有时像下雨，有时像鸟叫，有时像打雷……简直无所不有。那绘声绘色的样子，叫我深受感染，不禁被老人那童心那神情弄得异常舒服，在淡淡的平凡情境里，生出无尽的生的苦乐的温馨情怀来。我为不能解除老人的所苦而怅惘，也为现代医学的无能于这种老年病而悲哀。大概这也是晚辈的一个不孝吧！但是，最令我深觉痛苦的，还是不能像昔年那样与老人家交谈了。自老人故世的前五、六年来，我回家探视时，一般是听着祖母说，如有话向老人说，只好点头示意，或者比划手势，或者望着老人的眼睛表示会意……。每次过春节，我都要买上酥软可口的点心带给祖母，老人总是说，我吃不了这么多的。老人家身体一直很好。从我记事起，那时她大约六十多岁，此后的三十来年我没有感到老人老了，因为一直到去世前，祖母也保留着每周要自己擦一遍身子的习惯，衣服被褥总是干干净净的，如果重孙子、重孙女们小不懂事，要爬上她的被垛玩闹时，老人总是在被前看守着，即便懒惰的猫儿要上被垛睡一会儿，也是照例要被哄走的。每当这时，老人双眼直视，手里拿着扫床笤帚，边哄边说：“我洗不动了，我洗不动了。走开！”那样子，是那么令人觉得认真、觉得感人——那是从老人心田



里流出的一种爱清洁与怕麻烦别人的慈爱之心啊！而淘气的重孙子女们再次发动“进攻”时，老人几乎是全身心投入了“战斗”，她要为清洁和整齐而战。老人的一生都是这样的。

如今，那戏剧性的老孩童与小孩童的对峙场景，是不会再出现了。那一幕镜头已经凝固在我的记忆深处，成了永远的回忆。

记得七年前，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正为无人照顾而发愁。已是八十四岁的祖母，皱着眉头对我说：“奶奶实在是不中用了。要不你把我接去，我给你们看孩子。”听罢此言，我不知说什么好，从内心讲，我多愿意能把祖母接到我居住的滨海小市的家里去，朝夕相处啊，可是我怎么能同意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已经需要别人照顾的老人去为我照顾孩子？

在我的心里，以常理推断，祖母是可以活到一百岁的。然而，老人终于突然平静地永远告别了热爱她的亲人们。当我意外地知道这一痛彻肺腑的不幸消息时，我简直不相信老人家已经永远走了。

祖母啊，您终于走完了您前苦后甜的勤劳整洁的一生。即便您的走，也没有给自己带来多少苦痛，更没有给儿孙们找任何麻烦。就是您选择的永别之日好像也富有意义，您让家人们平安吉祥地度过了一九九三年的春节，度过了正月，然后在民俗所说的“龙抬头”——农历二月二的前一日，走了。孙子相信，您在另一个世界也会非常非常地平安和快乐。

1993年3月23日晚



2 雪天的怀念

五年前的冬天，老天爷似乎格外无情，连降了两场大雪。第一场大雪还未及融化，第二场大雪接着便飘洒而来。这对于一个体质孱弱，多年患有肺气肿和哮喘病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我来说，那是有史以来一个最为寒冷的冬天，那寒冷是彻骨冻心的。作为饱受严父三十六年慈雨滋养的我来说，这一打击不言而喻。以前，我对洁白的白雪并不讨厌，在晴雪的天气甚至很有几分喜欢。可是，自从我三十六岁的本命年的冬雪永远地接走了我那勤劳而坎坷却十分正直善良的老爸之后，对于白雪，我近乎惧怕和厌恶了。

今天，在父亲去世五周年忌日前夕的雪夜里，这世界上有一个最最伤心的儿子，寂坐在书房里怀念着这个世界上一个最最慈爱的爸爸。

几年来，当我试图拿起笔写下些怀念父亲的文字时，从未成篇。我几乎无法驱动这杆也曾灵动的重笔。回忆如潮水，浸漫了漫长的三十几个春秋，温馨、幸福和伤楚充盈了我的整个身体。笔，随着思绪而僵住了。

我相信命运。因为有时候命运让人无奈。以前曾有人告诉我，在三十六岁的本命年里要小心伺候老人。我可以找药寻医，我可以坐火车赶回老家探望，我可以安慰、送饭……可是，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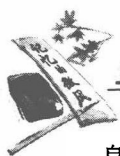


无法抗拒天气以及由于天气而决定了的一个人的命运。

我现在只有内疚和痛悔。如果我真的相信命运，我为什么不再请假多陪陪他老人家？我为什么不老早老早就尽全力安排他老人家到更好的医院？我永远也无法弥补的是作为一个儿子，我没有在父亲生前多尽孝心的这个天大的遗憾！

望着窗外的雪花，心绪仿佛回到了三十年前的童年。在我这个长子刚刚记点事不久，父亲给我带回家一只小狗。小狗是深棕色，在房间和院子里跑来跑去，顽皮而憨厚，后来它长到跟我同等高的时候，我上了小学。每天在我家菜园尽头狭长的小路口迎着我的伙伴，忠实无比，它每次既不肯多送一步，也不会少接一步，在那个动荡的年月，这只狗给了我安慰和一定的安全感。印象中，它是父亲的第一个礼物。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在生命的时空隧道里，父亲已永远离我而去，而父亲当年送给他的长子的那个小礼物更是早离我而去。思而至此，不禁黯然神伤。一晃二十多年过去，我几乎不再养什么动物了。可是，去年盛夏的某一天，我的广东朋友用航空为我邮赠来一个外国品种的小迷你犬。它的名字是妻子取的，叫“可可”。它也是深棕色，只有一尺长，圆圆的大眼，瘦挺的小腿，四个白爪子，机灵而又顽皮，女儿在它脖子上系了一个小铜铃，它一走动，铃声满屋响。我一进家，它迫不及待地依偎在身旁，叫人起怜。每当看到“可可”，都会想到童年时的那只爱狗，甚至会勾起对父亲的深深缅怀。如果父亲还在世！唉，我只有泪下。

雪，似乎与父亲有些特殊的缘。父亲名讳傲冬，再加上我们的姓，其间的意味似不用言诠。最重要的是，父亲的为人一如它的名讳，清高而有傲骨。“不阿权贵”，这四个字用在父亲



身上再合适不过。父亲这种性格直接遗传给了他的儿子。我小的时候，性情里总有某种与世相违的孤傲与反叛气质，父亲常常为我担心，告诫我要善于处世，当我不愿接受教诲时最大一句反问就是：谁叫我是你的儿子？父亲会久久不语，然后说：我是你的前车之鉴，不必重蹈我吃亏的覆辙。如今，我已年过不惑，也像父亲一样经历过不少坎坷磨难，然而回首往事，竟不后悔，我为有傲骨的父亲而骄傲，也为作为他的儿子而深感幸运。父亲的性格似梅花，凌寒独立，虽忠于他的职守，多年兢兢业业，创建了几个公司，但他总因不溜不拍上峰而受人压制和排挤。在我有关少年时代的记忆中，父亲几乎是被包围在雪天里的一枝瘦梅，“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对上他不拍马，对下他则提携爱护培养，深受下属和同行敬重。我听到最多的对父亲的敬称就是：老梅。

由于早年家境贫寒，父亲主动中辍了学业，为的是让弟弟们读书。冬天，他穿着漏洞的棉鞋站在雪地里一天才卖掉两包香烟，第一件事就是去孝敬他的祖父。为了生计，三九严寒的冬天他还要到城西的滦河去拾柴，一次竟失足落在冰窟里，险些丧命，但从此落下了咳嗽病根，遇寒即犯。在隐隐的感觉里，我总觉得父亲与冬天与大雪有着某种扯不断的缘分。

雪，几乎是父亲勤奋自强一生的外部环境的象征；而梅花也几乎是身处险恶外部环境里的父亲的象征。每当冬天雪日，都是父亲易患感冒易生病的日子，或许这也是与他的名字有关的命运吗？

父亲这辈人出生在日本侵华时期，赶上了建国后的历次运动，在人心险恶与生活艰苦中度过了中年，只是在渐入老年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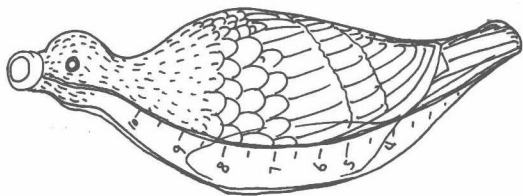


才遇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日子。可是，老人家竟没能多享几年清福，在六十三岁的时候他竟被漫天雪花接走了，收到了一个他再也不用为他的事业、他的妻子儿女和家族亲友操心的地方去了。每次梦中见到父亲，他总是生时最健康愉快的样子，我于是近乎相信：父亲在那个世界已同冰雪融化为一，真的真的再无尘世的烦恼。

2001年12月



3. 小鸽子奶瓶



我的奶瓶

童少年时代早已成了记忆，而幼年时代却几乎连记忆也没留下。在生活的闲暇，偶或也会想到童年和幼年，那里是一片模糊的世界，只有零零星星的记忆碎片在闪烁。这让我想到人类的童年，也同样是模模糊糊的难以追溯，生命的意味之于个体和整体莫非都是大同小异？

想来我的幼年过得一定谈不上太好。一九五九、一九六〇、一九六一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而我就出生在全国人民都很困难的一九六〇年。我记事以后，妈常对我说：刚生下你就没奶吃，那时连粮食都吃不上啊。其实，一个在“瓜菜代”年代出生的孩子，其境况是不言而喻的。听大人们说，那时吃饭经常是放几粒米然后放很多野菜一起煮着吃。爸给妈好不容易弄来的几斤小米和半小袋核桃，还让当时家中的房客给偷走了。这个房客在采购站工作，是一个河南人，他家里好像更困难，当时他的大儿子也和我一样刚出生。他不只是偷了小米和核桃，